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十四



新九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四

論者

雜著四

雜說六首

福密三公



士之所以為士者以其能事親以孝而守身以廉也不能以孝事親謂之逆不能以廉守身謂之盜二者有一于身則不可以為人故孝廉者士之常行而古人不以為難能然而後世設科以取之推息以勵之由此而觀是事親以孝而守身以廉者少也嗚呼

二

君子之處身莫大乎無愧終不愧初行不愧言達不愧窮斯可矣今夫衣布衣則未有不願行道鈔金朱則未有不思全身何則紛華燦於外而所守變於內也謂之無愧可乎若夫信道篤而涉義深者則不然

文四一四

三

君子所以成民世而開治道者莫大乎進人之善蓋善者人人所自有而不生於強者也不生於強故進之也易易故致力也輕而收功也多是君子之所以優為之也仁哉君子之所以愛天下之人之心也方其於善未至也則孜孜而教率之有一至焉則譽疊稱道而扶持之故使人甘喜樂勤勉而不忍於自棄矣人人不忍於自棄則民性成而治道開矣

四

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夫人主從善如流不貪真諫諍吁俞之際自擊道存則忠臣何所用力若善有未安義須力諍上吝於改下不能已則雖欲雍容為良臣有不可得哉成忠成良之異名在人主納諫難易之間耳

五

初以天下之用不足而益鐵然錢之法興法興而取民者多不

務以補前日之不足而益以給無窮之欲然則取何時而世民何時而樂生也故為天下者必以仁義自為之防則庶乎取於民者有限矣

六

或曰方黨人之禍興天下善士無有免者子以為不然觀李范諸君之言行莫不有以激之者去時固有裕然之君子抱道深處潛默自容而禍福不能及者矣其初諸君徒擾擾也

達說

浮休居士

舉而不能勝者重也運而不能止者勢也一夫能制之者力也或能使之大或能使之小措於眾人之所不及者才也隨其多寡而得之者分也保之而終身不移者守也恐失之者慎也不期而天下皆得之者信也又從而修飾之者智也為之文采而為人交接者禮也閔然推已之所有而及人者仁也近似而不可恃者惠也不待察而知之者慈也擇可與而與之者義也可

文四四

二

以取之而不取者廉也度義之所在而為之不懼者勇也或有所不欲者嫌也兩受者疑也近而不見者蔽也遠而能知者明也摠是之類從其自然者性也出於自然情也幸而富貴長壽而其所不幸而貧賤短折撲仆而喪亡者皆命也故聖人以天下為一物以百姓為一人以千古為今日以萬行為一德以生為寄以死為歸君子因是言者而釐之則其他言之所不及者從可知矣

誣詩

浮休居士

梅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菌笠土形木質雖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石曼卿詩如飢鷹夜歸嵩山春并俊爽有餘而不可尋繹王介甫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執着而曾不可得郭祥正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讓而適口者少蘇子瞻詩如武庫初開戈矛森然觀者不覺神懼若一一尋之不黑荆鉅楊公濟詩如村婦入城欲相時宜而舉止莊然臂長袖短

亦自問曾歐陽永叔詩如春服乍成綠酒既釀登山臨水竟日忘歸

雜書

豫章先生

韋蘇州詩云冷君卧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
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謂蓋用右軍帖云贈子黃柑三百者
比見右軍一帖云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余極喜顏魯公書時時意想為之筆下似有風氣然不逮子瞻
遠甚子瞻昨為余臨寫魯公十數紙乃如人家子孫雖老少不
類皆有祖父氣骨近見安師文有祭濠州刺史伯父文學其地
處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也

勤說

濟北先生

道無勤物無不勤夫既謂之物矣物必有所事有所事必勤故
物莫大於天地其次曰人而三者同以才稱才之為言物量之
所能也能必有所事故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皆謂之無非教者
非教者有所事也日月如爭其所乎雲者為雨乎兩者為雲乎

意者其有機織而不能已耶其有所運轉而不能自止邪則天
地之事亦勤矣人見其四時行百物生也以謂天地未嘗勤哉
不知夫有道焉範圍乎其外莫或使之日夜以造德德然若有
與之計其期而不得暇者是能成千歲之積而開万化之原人
以其才參諸天地有誠焉宜極於道不息而善成古之聖賢惟
孔子顏淵能知此故孔子之語子貢而曰生無所息顏淵之贊
孔子而曰欲罷不能夫以有涯逐無涯必墜故欲罷而願息皆
人之情也然固非不欲罷而曰不能罷賜非不願息而曰息無
所夫求斯須之晷至於念茲之際其暫無幾也猶曰不能而無
所此非有所畏慕勉強而駢之也性不能已也是天地人之所
以均不能無事而皆勤也雖然天地以無心莫之為而為故又
人以有心知而為之故怠嘗試語怠之所從起譬道為万里塗
而以勤為馬繕性之始如適舉趾其弛於負轡未知其以曷月
止斯殆已故欲從事于此必自夫誠其意者始焉夫人何以確

然憤然如天地之無心而常運能誠其意則幾矣誠者非義讓而取之也閑其邪則存嘗又請實之以誠為我我欲至於万里孰禦之哉以其孰禦之者為策以臨馬不至於万里馬終日蹊蹊而不得止由不忌故能久久則疑於神矣聖人之事業所以弊天地而疑於神則自其孰禦之者積之耳雖然此亦非聖人獨能之也百工之賤預能焉承蠲者猶掇之也夫豈惟其精之至自五六月累坑二而不墜至於累三而不墜至於累五而不墜則其勤之積可知已而世不知者方且曰勤者事也道無所用勤其知者則將曰事者勤也天地不能無事而況於學者乎余甥師蘭年少而彊文采曄然其所孝又中庸也故告以其無息者自誠其意始而余老矣不復能自強猶樂以靜觀動日出而開吾牖以臨交衢之內四民豐豐各各以其業趨利鳥嬰翔而獸嗥驚意各有所隸蜂蟻之至細迂行旁逝營宅室而競食事亦維以卒歲至於物之無情者山日夜出雲流水之不停甲

拚而勾申木不崇朝而其華敷榮並行若爭小積而大盈而天地乃司其成功及其至也皆日損於是以前觀復而見天地之心則万物何莫由斯道謂道無勤道亦未嘗息也而其勤見於大地天地亦未嘗勤也而其勤見於万物万物各以其勤自成而天地終其功故成能者為聖人孝之積由是師蘭勉之

傲陋有觀於其里而自傲也且以傲其子及甥姪焉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吾非君子安能不顧蠻貊之陋而欲居居之不唯不能革彼陋吾未免於陋也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者吾非智者安能知里之仁而擇處處之不惟不能遷彼之不仁吾未免於不仁也與君子游必乎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必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吾不幸遠君子而近小人近之不惟不能洗彼膩吾未免於膩也一薰一蕕十年猶有其臭吾輩也猶尚能臭之吾恐夫久而不聞也不惟不能

冀彼舊吾未免於猶也四累者吾憂之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壤陋里不仁鮑漬猶與聚也引領而望夫安得賢者而齊之而不賢者乃日夜相與輩而詠且游乎吾之邦豈塵雜起于變万化在人目前苟見此而耻者怛然而熱減然類此而內自省曰吾不幸無乃類之其庶乎居與之同里出與之同閔吾不能捨以逃也使跡近而心遠焉雖不得賢者而齊之日儼此亦賢矣尹鐸為趙鞅戒晉陽之辱而不墮其壘培又培之鞅怒郵無正曰委土可以為師保何為不增夫里無仁賢則思吾一日之嘗辱焉如晉陽之委土非耳目能言之類也修而存之如見參於前倚於衡也亦可以為吾師何必師人

論書

豫章先生

士大夫學荆公書但為橫風疾雨之勢至於不著繩尺而有魏晉間風氣不復騁騁學子瞻書但卧筆取妍至於老大精神可尚顏揚方駕則未之見也余書姿媚而乏老氣自不足學學者輒萎弱不能立筆雖然筆墨各繫其人工拙要須其韻勝耳病在此處筆墨雖工終不近也

將四一四

五

學書端正則窘於法度側筆取研往往工尤尚病右正書如右軍霜寒表大令乞解臺職狀張長史郎官廳壁記皆不為法度病其風神至於行書則王氏父子隨肥瘠皆有佳處不復可置議論近世惟顏魯公楊少師持為絕倫甚妙於用筆不好處亦媚媚大抵更無一點一畫俗氣此來士大夫惟荆公有古人氣質而不端正然筆間甚適温公正書不甚善而隸法極端勁似其為人

論詩

豫章先生

謝康樂康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精數句謝康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一拙精兩

首寄焉耳

雜評

豫章先生

吟詩不必務多但意盡可也古人或四句兩句便成一首今人作詩徒用三十五十韻子細觀之皆虛語也要須語意律諒田夫女子皆得以知之蓋詩之言近而旨遠者乃得詩之妙唐人吟詩絕句云如二十箇君子不可著一箇小人也唐詩僧吟草詩云時平生戰壘農情入春田如此語少時常記百十聯思其的切者如此作詩句要須詳略用事清切更無虛字也如老杜詩字字有出處熟讀三五十遍尋其用意處則所得者多矣凡人修學惟節略今人文字似無益於用不若熟讀班固漢書自首至尾不遺去一句然後可見古人出處疑則闕之當求明師益友以講習也王定國謫全過戎因出數十篇文字余謂定國曰若欲過今人則可矣若少欲過古人宜盡燒之更讀書十年也定國詩極有巧處然少本也余自謂作詩頗有自悟若諸文亦無長處可過人余嘗對人言作詩在東坡下文潛少游上至於雜文與無咎等耳

將四十四

下

讀書不必務多若能精一遂可貫諸經矣至於爲亦如此少寫須有常定亦不錯也

莊居信筆

姑溪先生

日近詔求遺書乃太平其盛之舉本朝書畧未備百庶之家亦多苟簡不以爲事自昔隋兼南北兩朝經籍特富其所藏之地號嘉則殿其卷至三十七万大業之乱存者無幾武德初纔有八万卷又平王世充得嘉則舊書八千卷自黃河水運入京師至砥柱舟覆而亡開元中置使置院專治其事然著子錄者又減武德三分之一通一時學者自爲之書僅補其闕以甲乙丙丁分經史子集爲四庫安祿山之乱尺簡不存元載當國請以千錢購一卷分遣使徧天下搜索稍稍全復遂增四庫爲十二庫一日爲四庫矣文宗尤所留意而十二庫万充滿復經廣明

播遷迄于天復遷都乃蕩然無遺又更五代之亂巨庶之家或死不暇豈復以此自表見故本朝盡籍遠今未振宋綬李淑二家號藏書亦不過一二萬卷而已綬家又爲火所盡其孫京年方展轉圖足未幾歿死豈其數耶抑有所待也

養生論

木鴈先生

老子言攝生莊子言衛生攝生者抱攝雜想而歸一也衛云者護衛庶欲而返真也佛法無多至道不煩世人慕高遠而忽正常故支離以爲博穿鑿以爲妙至迹人遠而生理轉疎矣大抵不知無作二字夫留形以閱万物形孰自而留曰氣實母之耳天地之氣蒸而爲雲散而爲露其爲濕也所以滋万物而生之也人之氣主於丹田委姓蓬勃而上達于華池液乃生焉華池靈液徐出於舌本牙齦之間黃金之芽元珠之由由此而成故大般若經云世尊能止吞咽津津流通故身心適悅常得味也上味又偈云云又云云此皆以華池靈液爲本世人求安而得

莊四十四

疾病求壽而得夭折者蓋捨五只至至而外恃瓦礫也然古今養生者雖知華池靈液足恃然徒區區呼吸漱嚥意思解會之間而不知無作二字所以勞而少功且無作二字非昏昧斷戒頑虛死魄之謂也無作之作仙聖之所密授顏回之坐忘必悟所以忘達摩之壁觀必悟所以觀蓋不論喧寂垢淨皆可爲之不即本處亦不離本處至甘之味真白之色如山出泉令人耳聰目明而心常竟顏紅髮黑而躰常健行之以久自可見矣

雜說四首

玉臺王公

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又曰以存事長則順孟子亦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而周官之義或先貴賤而後老幼或先老幼而後貴賤或先貴後老而賢者能者介於其間明爵齒德更尊焉所先後故也古之人於貴賤之分長幼之序賢不肖之際相與退讓而尊事之其嚴且詳如此故貴者長者

賢者安其爵齒德聽其下之尊事而不自以為泰卑賤不肖者亦各自竭以事其上以為分之所當爾而不自以為卑三代而上貴賤履位賢不肖情長幼有序分守嚴而禮義興蓋由此也

天下有奇功有大功天下之患起於小人麤人骨肉之間挾天下之重勢以危社稷忠臣義士不勝其憤欲以正勝之言發而禍及其身惟深遠智計之士知其不可與爭也優游浸漬於其間使之不吾忘俟其釁開然後徐起而除其患此之謂奇功天下之患起於夷狄常與中國迭為盛衰方其盛也桀敖馬不遜馭陵中國而生齒被其害有志之士未嘗不欲乘機投隙以兵攘之而兵連禍結有不可勝慮者惟忠信盛德之士因其有善意而不遽絕之兵不用而夷狄服久而無患此之謂大功昔者西漢之出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以高帝之約非劉氏不王獨陳平以為可故不去相位而得致力焉又用陸生計交權周勃

莽のの

八

彼諸呂猶以平勃之為已而不為劉氏也卒誅產祿立文帝而天下安所謂奇功者以此至宣帝時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用兵魏相切諫以謂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宣帝從其言止不用兵卒之單于來朝漢以無事所謂大功者以此

予嘗讀班固傳至叙次郎更深美作傳者能以一語盡開元之治道明皇言我任崇政大事吾當與決至叙次郎更崇頤不能而重煩我耶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蓋天下之治亂常在於賢不肖之進退而進賢退不肖真宰相職也班固漢書謂巴蜀之人好文刺譏此亦一時之俗而未必盡然由漢以來先生長者不為少豈無忠厚之風而適亦有輕薄子弟并無賴之徒習為刺譏以為忠厚者之累流言止於智者况賢不肖之狀較然在於目前非流言比也智者豈不知也

攷古七說

思齋先生

聖賢之學在於立已道勝而力有所濟也故貴與賤等而不以貴易賤視冠冕猶裘褐者然後可以行乎富貴也夫有一芥之望則見鴻毛如泰山見鴻毛如泰山則九鼎万鍾從以物重是以君可而可君否而否國危而身隨之矣秦漢而下其皆不立已者乎何其以身市貨之多也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而無邪聖賢克難也舜思於堯周公思於三王皆自存誠以致其思也故無邪焉今人莫不致其思多以思為賊者蓋知以思而不存其誠也夫無思為土木致其思則易泮渙君子益以思為難也思而誠誠而明乃天矣君子豈不思而得之哉

古之聖賢太上經國而功業次之漢祖於吳王濞也蓋五十年之見矣武帝以代邸獄有天子氣釋而不問其後宣帝基中興蓋灼知於再世矣晉羊祜之在荊州也度吳必可平力勸武帝

粹四一

九

為混一之舉後卒如祜策者此詳於料敵也武帝因之政治遂弭五胡乱華者九二百年此不能縱敵以為已晏暗於謀國也後人指以虛無為晉失國之累非也乘以宴安兼之清談遂益其禍尔王衍欲斬石勒區區於識姦豈知非禍於平吳而釁成於孝惠歟

淮南有謀憚汲黯而寢之武帝於黯非親之於耳目也淮南憚之無乃挺然不可犯淮南聞其風而自折衄者歟孟子曰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武帝奴視衛青而不冠不見黯夫以万乘猶加嚴憚彼諸王畏而下之宜哉黯與伯夷異世而同歸矣傳曰一正君而天下定此之謂也

漢高祖以一劍取天下不能徇一戚姬之私以此知其善克已也非心小而道大者無以及此然而廢嫡立庶大事也謀及於國如不私之者矣招四皓而來重別白之是謀及於山林也自國而山林其謀之之固為如何是肯以一人之私而害四海之

公者哉

商之用民三矣乎盤庚之三篇是也去危即安習俗之勇者尚矣蓋不有挾以徇其即遷之請况不便於民而直拂之哉及其士也民歸於周之世而後循或以為頑蓋非不率也不忘商而念之深也一失而遂攜秦之政爾何以為湯伐天華民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三策意其深邪

漢文帝謂張釋之曰甲之無甚高論夫甲之迺所以中道也自諸子百家興六經之用愈尊猶之水火民資以生無敢須臾離正甲之之說也自古理亂無出成曰一篇舍此不行而徒與抗高而行天下益以不治在君與臣無有以甲之也牛僧孺曰太平本無象四夷不交侵家給人足可矣然落鎮日橫朝廷委靡積習以為常者勢遂苟簡也迺所以甲之則流為不及非中道矣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四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賈文粹卷第四十五
策

制科策

御試制策一道

夏文莊公

皇帝若曰朕克謹先訓惟懷永圖期化成於今文實順考於古道尚慮
視聽不廣心志未明寤寐增勤忠規是佇所以博延髦士庶獲嘉謨晉
姬德之隆周官夏作建中立極經世惠民乃致頌聲以措刑辟三風不
競戰國交興理實從宜俗多變土氣漢政令十志粗存有曹憲章六典
備載既治革而不亮損益而可知曲禮三千經禮三百雖難盡舉即
為敷陳施之於今在古之事何允揆之於古方今之法孰非當商榷其
大猷無自執於小道仲尼之志在乎春秋考舊史之文明將來之治復
經左氏發凡變例善惡必顯懲勸在茲由是後王尊為勸訓至若朝聘
祭祀之禮刑賞兵農之政君臣勸懲之蹟官師賞罰之辭豈可舉而行
當直書其事雖善美而是取顧精粗而因陳六籍之存自是喻百家

之說燬火攸同思實尚華其繁厥類斷雕為木豈無其時欲使薦紳之
民並宗經術青衿之士專責聖言能黜異端渴聞讜論貢舉之設其異
斯求爰自唐朝舊考辭賦雖云小辯破道壯夫耻為然而定妍否於有
司觀其拙於作者或捨茲衡石誠慮失之毫釐將俾俊又用意文風
不廢其用何術以副虛懷禮有四民農居其書有八政食在其中務
勸力耕其用薄歛或輕其賦調即邦家之用不充或重役課彼即編註
之力彌困至於權節之法關市之征將以惠人亦思首去復慮經費不
給游惰寢多蓋欲蠲復民租不禁山澤而使野無曠土府有羨財下靡
趨於末利上益費於儲蓄必有訛也宜無隱焉宰字之任蒸黎所託在
乎銓擇尤所注懷亦嘗閱考績於明庭聽保任於端士既掌蒞職繼以
敷官或邊幅固修篋蓋靡繁或佩章穿誠冠虎是倖雖國有常刑然民
已受弊今若峻其責責必興嘆於凝脂緩彼簡書將漏罪於疎網火火
相濟其弊故張繭其謂何子實疑相紈惟致治誠在得賢每恐下僚實
沉美彥或以類舉或自薦陞負顯隅清白之名常從加等馳軒轡四方

之譽亦示峻遷然而鮮覩徇公頗聞濫進由明黨終陷刑章言悉於斯及夜無言欲使懷事者必達薦焉士有絕私奏牘上陳美惡可復爵賞下降名實罔違極言澄汰之方用資宵旰之慮矧子大夫繼畜器業洞明政經副我詳延森然就列靡悼後患咸罄昌言

對曰臣聞百王公共不易之道者惟諫而已矣古者致治之君莫不欲良臣在庭忠言日至揭進善之旌設敢諫之鼓太史陳詩以刺百工執技以諫暨漢孝文二年始下賢良之詔開納言不諱之路觀直誠切諫之士訪天時之災異問朝政之闕失國家宅有神器五十年間上無逸德下無遺政而陛下尚慮親聽未廣心志未明高張六科躬訪時事誠臣以濟民利國之策于陛下之秋也臣生逢太平幼讀方策觀盛衰治亂之際未嘗不憤排而捲卷間忠蹇鯁直之風未嘗不激勵而抗節今幸以區區之學應直言之召有司不以臣之不材外之於相府三公不以臣之不材進之於外庭陛下不以臣之不材問之於丹陛敢

不披曾臚之所慮盡耳目之所見謹昧死上對制策曰昔姬德之隆周官爰作建中立極經世惠民乃致頌聲以措刑辟王風不競戰國交興理貴從宜俗多變古炎漢政令十志具存有唐憲章六典備載既公革而不一亮損益而可知臣聞周監二代文物周旋姬旦踐祚憲章昭備詔百官以政令建五等以親賢札行三雍法垂象魏故文武創業而臣工作頌成康致治而刑措不用洎平王東遷皇綱解細黍離之什下列國風灑後九鼎漸輕七雄紛競強吞弱吐干戈日尋合從連衡談鋒起至有變衣裳以從俗峻法令以任權輕忠信而重要約壞井田而立阡陌官不擇行而擇言爵不尚賢而尚首事務於古敗亂相乘洎秦廢野死漢龍天飛蕭何約九章之法叔孫制綿絕之禮律曆精密於盈虛郊祀周旋於壇時分郡國以王宗支制歌舞以象功德殊庸茂實際天接地故朝廷之制而十志在焉洎三國分土六胡亂華海水群飛禮樂無王垂數百載而唐有天命房杜

議其律令馬周陳其法度致太平於正觀制禮樂於開元分爵
九等品有正從故職官之制六典備焉今陛下問其於華詢其
損益其將有所發於天下也臣願朝廷鑒歷代之所短舉唐漢
之所長文者損之急者寬之過者抑之不至者進之則古今之
美兼濟于下矣制策曰曲禮三千經禮三百雖難備舉聊為敷
陳施之於今往古之事何在揆之於古方今之法孰非當商榷
其大猷無自執於小道臣聞先王本太一之道觀羔鴈之象制
威儀三千大禮三百所以教天下之恭讓開萬民之非辟聊敷
其要蓋有五焉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
亮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
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
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稱
也若窮禮樂之沿革揆古今之得失則上世帝王不相沿襲功
成作樂治定制禮雖從且而立法必師古而可久國家受天成

命造我區夏遠觀八世之典近取開元之制文物之盛流芬簡
策但太常工師或怠其習朝廷服章未明其列珩珮之聲不聞
邊豆之器罕用鑿往觀來其儀可見今陛下富天啓之資育承
平之業固當制禮樂易服色定官名發號令建中于千古之上
立極於百代之下則泥金勒玉不足記其功德矣制策曰仲心
之志在乎春秋考舊史之文明將來之法授經左氏發凡變例
善惡少顯懲勸在茲由是後王遵為舜訓至若朝聘祭祀之禮
刑賞兵農之政君臣勳翼之蹟官師寅亮之辭或可舉而行當
直書其事唯精英而是取顧糟粕而用陳臣聞周室將微諸侯
叛命聖人有作文受啓發周公之凡例載魯史之行事筆削
皆至日子皆懼故為列辟之蟲豸王道之準的漢氏有命斯文
盛行朝廷詔誥公卿章疏必引經傳為事規矩故歷祚悠遠法
度可觀迺後中原多故編簡不宥有國之君不違遠此國家興
起四方穆清治本建藏書之策立讎校之官陛下盱眙視事之

夜觀書故下問小臣以其大義決六經之奧祕觀百王之明睿
臣幼習史氏頗詳其學以爲立明之傳繁富而誣巨請以經義
條對如左臣聞朝以修制聘以結好時會以發四方之禁間問
以諭諸侯之志表著以昭序玉帛以修費考其道則在乎明班
制而不僭整威儀而可觀動必以禮不失其物臣謹按春秋書
春勝侯薛侯來朝者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書時者美其正也書
荆人來聘者荆夷狄也書人者美其始能聘也書介葛盧來而
不書朝者以夷狄不能行其禮也臣聞祭以追養祀以馭神聖
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外則盡物而獻誠內則盡心而獻
禮備其馨香奉以圭璧然則祭不欲黷黷則不恭祀不欲煩煩
則不敬謹按春秋書春正月己卯丞者譏其數也書夏五月丁
丑丞丞事也譏不時也書猶三望者猶者可止之辭也譏其不
知禮也臣聞刑賞者國家之二柄也馭其有罪則有刑贖廢奪
語曰啓之以刑書曰金作贖刑周禮曰奪以馭其負廢以馭其
罪懲其有功則有爵祿車服周禮曰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
書曰車服以庸蓋刑者所罰寡而所戒衆賞者所費小而所勸
大故古者刑以秋夕象天之瘁物也賞以春夏象天之惠物也
然則刑之大要在乎去茲軌茲軌不去則罰失矣罰失則濫濫
失則民不從矣臣謹按春秋桓公之世經不書王者譏上下之
不能討有罪也賞之大要在正禮制禮制不正則勸失矣勸失
則僭僭則民不服矣臣謹按春秋去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書
來錫者譏賞不正也臣聞古者兵也大夫有車百乘諸侯有車
千乘天子有車萬乘所以威夷狄刑茲軌也必先教之以禮而
後討之以罪故先王之制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
者貢荒服者王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
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不至則修刑於是乎兵
有常矣後之王者奉之能行其禮能守其正則得其道矣臣謹
按春秋書甲午治兵者美其得禮也書作立甲者譏不止也臣

聞古者農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所以供宗廟備車服必先限之以田而後取之以賦先生之制建步立畝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私田百畝公田十畝輸虞衡之稅供車馬之賦於是乎農有常矣後之王者奉之不妨其時不失其正則得其道矣臣謹按春秋書新延廐者譏不時而悉農力也書初稅畝者譏不正也至若君臣勸翼之蹟官師彙亮之辭考於左氏之傳寔繁大夫之對然非聖人筆削請以經義言之夫君臣勸翼者在乎尊卑不黷上下不僭罪不妄誅刑不妄加興滅國繼絕世春秋之義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謹按經有稱人以殺大夫者誅有罪也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經有書夏滅項而不言何國滅之者爲齊柏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明君子爲之諱也夫官師更亮者在乎夙夜儆戒靖恭其位賢愚有序貴賤有列安邦

國利萬民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用貴治賤謹按經有書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郵遂及齊侯宋公盟書遂皆美其有遂事也春秋之義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制策曰六籍之存日星是喻百氏之說燭火攸周惡實尚華寔繁厥類斷雕爲朴豈無其時欲使薦紳之民並宗經術青衿之士專習聖言能黜異端渴聞讜論臣聞經緯天地莫大乎六籍詩書標仁義之府禮樂立教化之表春秋五始以載褒貶大易四象以觀情偽從之則爲正直爲聖賢叛之則爲姦亂爲孽閻萬代而下宗爲格言然而去聖逾遠諸子鋒起各因文而述志或希聖而扶經至漢孝成帝時已八十餘家矣爾後作者紛紜競爲閑誕違叛正道棘類斯文致學者之多岐遂務華而捨實陛下注懷贊素將抑百家文明之朝如轉規耳然臣以爲焚之則爲非義禁之則爲非法不若化之以道教之以正自今而後凡朝廷詔令之文貢舉詩賦之目每用諸家之語必

以六經之義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是則幅員之內庠序之間不
禁而自絕不令而自從競諷周孔之言共排揚墨之語諒不數
歲盡變其風洋洋乎雅頌之聲可以翹足而待矣聖策曰貢舉
之說茂異斯求爰自唐朝獨考辭賦雖云小辨破道壯夫恥為
然而定妍否於有司觀工拙於作者苟或捨茲衡石誠慮失之
毫釐將俛俊又用章文風丕變其用何術以副虛懷臣聞王者
不能獨治天下必擇良能而共之故公卿大夫必選於俊又俊
又必取於多士四代薦賢諸侯立三適之制兩漢求士公府有
四科之選得賢之盛無以踰之魏晉以降南北離割其間制度
無可紀者隋室立進士之科李唐崇大其選國家龍興亦循其
制網羅賢俊時號得人若辭賦之試聲律之限蓋非古也而取
一時之工焉陛下必欲革之而取茂異又何患妍否之難定哉
臣以為今之取士其甚可疑鄉舉里選之制未盡明察言觀德
之規未盡復夫鄉舉里選所以擇其行也而寄貫冒籍者有焉

察言觀德所以擇其材也而矯厲虛譽者有焉所以薦貢之始
不能皆知其行明試之際不能盡擇其文以是爵命之間不能
無濫臣願陛下先明鄉里之制次謹言德之規然後試以策論
考其康濟非經意不得以對非常道不得以言則清濁自分才
德可辨文風丕變又何遠乎制策曰禮有四民農居其一書有
八政食在其中務勸力耕亮由薄斂或輕其賦調即邦家之用
不充或重彼課役即編氓之力彌困至於確酷之法關市之征
將以惠人亦思省去復慮經費不給游惰寢怠蓋欲蠲復民租
不禁山澤野無曠土府有羨財下靡趨於末利上益豐於儲畜
必有說也宜無隱焉臣聞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故先王敷政設教惟務富庶蔽財於民取之以道府
藏益而國用充元元安而至性遂國家仁惠周普刑政簡清但
財賦未充管推未罷其故何哉臣以為務農之制足食之本歷
觀前世蓋有道焉三代之際其詳闕矣姬嬴而下莫盛於漢臣

請爲陛下以西漢之事言之夫漢當文景之際行田三十稅一而侯王分土各食其租關梁緩征筭之制民間有牛酒之賜四方常貢其入至寡而太倉之粟流行而露積京師之錢貫朽而難校守閭閻者食梁肉阡陌之馬成群今國家地廣前代履畝而稅山澤舟車之賦鹽鐵筦推之利一歲之入十倍漢初而用度豐盈未能相當其故何哉豈非游手未去重職未省冗兵未減仙釋未戢曠土未闢珠玉未弃游手未去則趨末幸利之弊未盡止重職未省則稍廩供億之費未盡節冗兵未減則糧餉優給之用未盡一仙釋未戢則邪僞蠹耗之源未盡蔽曠土未闢則未耕禾黍之利未盡獲珠玉未弃則梯航捕採之路未盡塞是以南畝之民執耒而耕者無多人矣故陛下雖躬行節儉憂勞日具而制其歲用則尚有未豐議緩征筭則將行復止者良由是矣願陛下禁游惰以沮勸之典併重職以簡易之道去冗兵以稽閱之法抑仙釋以正直之規開曠土以優復之令弃

珠玉以儉素之教則官府之用充裕而山積億兆之生敦厚而日富豐食之道又何艱哉制策曰宰字之任蒸黎所託在乎銓擇尤所注懷亦嘗閱考績於明庭聽保任於端士暨于莅職繼以敗官或邊幅因修簞簋靡蕪或佩章罕誠冠虎是倖雖國有常刑而民已受弊今若峻其督責必興嘆於疑貽緩彼簡書將焉罪於踈網水火相濟琴瑟改張爾其謂何子實魁想巨聞生民之命繫乎縣邑故進任宰字在乎擇人當進者進則法令明政教達姦軌絕請謁息不當進者進則王澤壅刑辟濫邪僞起苞苴行故古者仕不妄進官不虛授蓋恐下民之受弊於匪人也國家之制與古齊盛而州縣之吏率多暴慢不求潔白之名罔垂緩急之戒其故非他也蓋吏道頗雜真舉未止士則累場籍以求第而不問其材吏則叙久次而以求遷而不問其事未嘗擇行於三銓但見分命於百里君子或淹翔而後進小人或賁緣而先達復循唐氏流外之制盛開百司恩澤之路選調既集

皆補今位尊食元元干冒憲網詳觀其弊良不遠此况復考課之法未盡行論薦之科未盡至按察之使未盡公激勸之賞未盡重臣願陛下因損百王詳觀兩漢采諸家考課之法而明其殿最嚴百官論奏之典而禁其趨附選天下公正之士出分八使之車擢州縣循良之吏入補金閨之籍是以黃綬之間競為良善又何有疑貽之歎疎網之虞者哉制策曰緬惟致治誠在得賢每恐下僚實沉英彥或以類舉或自薦陞有廉隅清白之名常從加等馳幹蠶端方之譽亦不峻遷然而鮮胡徇公頗聞濫進始由朋黨終陷刑章言念於茲夙夜無已欲使懷材者必達薦士者絕私奏牘上陳美惡可復爵賞下降名實罔違極言澄汰之方用資宵旰之慮臣聞王者前旒垂纊無為而治必舉賢哲用為股肱故類舉之典君子所以達已知也自薦之制英主所以拔寒俊也皆有國之規矩求賢之軌轍然則類舉不正則朋黨者達自薦不實則僭濫者進必在乎以經義而制之謹

按春秋書吳子使季札來聘吳夷狄也稱子者善使賢也故進之春秋之義自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又按書云舉能其官惟爾之能而今之論薦或非經意保任之法頗重得賢之賞未行乎經以使賢者為賢舉能者為能若舉狀謬者既黜舉狀實者未旌則賢能之士何以勤勵夫賢能不勸則為善者怠為善者怠則欺妄者進矣於戲自薦者灌也古者帝王慮臣下妨塞賢路乃為之制故在陛下裁之而已若類舉者道也一日發之不可伏願陛下所信任者各舉所知則棟梁在石有餘材矣然則國家之大炳王者之利器賞罰而已陛下明其科條以取薦舉不容應候藉彙之請而舉凡自臣先茅之賞是則懷材必達薦士絕私可以復其美惡而不違名實矣臣誠不佞罔知忌諱叨備清問憂惶跼蹐但幸遇陛下設直言之科臣應極諫之召聖策許臣棄悼後患敢不竭愚夫賤士之慮思補聖政萬分之一惟陛下少賜宸覽寬其鼎鑊則昧死幸甚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六



策

御試制策一道

東坡先生

策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沐浴深惟寡
味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
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盪田
野雖關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
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
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
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
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叔法寬監吏
不知懼累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

文

一

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
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
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
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
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
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
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撻莩
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
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
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
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豕宰制
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
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宣兼於宰相
錢貨之制輕重之權命秩之差虛實之想養水旱

舊禮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國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政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悻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无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无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政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政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弊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至有一事之失

文四十六

二

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為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為是名也臣敢不為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為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為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偽不為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為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為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无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繁然无不畢奉又安以訪臣為哉今也猶以道遠為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开為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切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

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誦誦其言語以為箴勸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評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恣善柔親折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

惟制策有夙且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盤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微利入已發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尸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繫多民不知避叙法竟濫吏不知懼囂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常若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凡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

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為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

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盪乎田野闕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闕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挾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之名而無安之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為有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為突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絕域異方義不敢近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

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
壘然如巨人之病腹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
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
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
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
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
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戰耕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
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
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徹
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
虜內有不得已而不一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
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
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
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

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
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
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
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
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
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迂也難
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
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
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
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使才者常用不才者常
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
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
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借讓
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天上之所嚮者下之所

趨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肯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叙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于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一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月

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各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嘘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翕翕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嘘也秋冬者其一翕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嘘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慈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啗溫煖之政萬事隋壞而終無威刑以堅疑之亦如人之嘘而不能翕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

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
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治本不至於六六診
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
夫皇極者五事此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
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
亦自知其踈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
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
夫祭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
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釁黍鼓鼗天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
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秣麥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
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復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
策有京師諸夏之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
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爾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紉爲
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有禁令又何憂

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撻姦或曰不
可撻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祭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
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
所以爲京師也不撻獄市所以爲撻姦也如使不撻獄市而害
其爲撻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
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
道非有弊治矣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
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
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
御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
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
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
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
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天有國

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
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
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
于詩道周公誦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
之小雅臣聞誦詩言右穆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
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
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
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
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
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
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
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請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
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實
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

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
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
甫鑄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蔽之
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欵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
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
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
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
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
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
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
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
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
卒周官有大府天府王府內府外府職金職歲職幣是謂
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之臣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

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
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未復策
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
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
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明焉
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無悼後言臣是以
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
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
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
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
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幸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
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
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為此
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

一

乃

矻矻乎難人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
由方貢而人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
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卷第四十七
策

制科策三

御試制策一道

策問同二

頴濱先生

臣謹對曰臣不佞陛下過聽策臣於廷臣得竭愚衷以奉大對
臣性狂愚不識忌諱伏讀陛下制策凡所以問臣之事數十條
者臣已詳聞之矣然臣內省愚誠欲先以聞而後答陛下以所
問伏惟陛下承先帝之業即位以來三十餘年四方又安陛下
守此太平之成基平日無事端居靖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
於此乎陛下策臣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
未燭於理又曰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此陛
下憂懼之言也然臣以為陛下未有憂懼之誠耳往者寶元慶
曆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當此之時天下皆
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而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憂懼

之心而不復思者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
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
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陛下失所憂矣故臣願陛下雖天下無
事而不忘憂懼之心陛下誠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
雖不言可得而舉也苟未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
言之無益也制策曰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
氣或執陛下思慮至此此則聖人之用心也臣請為陛下推其
本原而極言其故臣聞之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
不亡昔者夏之衰也有大康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敗也有穆
王漢之卑也有成帝唐之亂也有穆宗恭宗此六帝王者皆以
天下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罷早寐晏
起大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惟婦人是待法度
正身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婦言是聽諸行於內勢橫於外心氣
荒亂取僻而無所主賞罰失次萬事無紀以至於天下大亂而

其心不之知也。是以三代之季，詩人疾而悲傷之曰：匪教匪戒，時惟婦寺聽言，則對誦言如辭。又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傷其不可告教而至於敗也。巨跡賤之，巨竊聞之，道路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諸謨，便殿無所顧問。夫三代之表，漢唐之季，其所以召亂之由，陛下已知之矣。而不止百毒蠱將由之而出，內則將為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將為請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婦人之情，無有厭足，迭相誇尚，爭為侈靡，非賜不足以自給，則不憚於受賂賄賂。賂既至，則不憚於私謁私謁，既行，則內外將亂。陛下無謂好色於內而不害外事也。且臣聞之，欲極必厭，樂甚必反。於其極甚之時，一陷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然及其覺悟之後，未始不以自悔也。陛下何不試於清閑之時，上思宗廟社稷之可憂，內思疾病恙之可惡，下思庶人百姓之可畏，則夫嬪御滿前，適足以為陛下憂而未足以為陛下

樂也。伏惟聖心未之思焉。是以遲遲而不去。詩云：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方今承祖宗之基，四方無虞，法令修明，百官繕完，而陛下奈何先自撥其本哉？臣恐如此德教日以陵遲，關政將至於敗，戾氣將至於災，而不可救也。制策曰：田野雖闢，民多土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臣以為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而徹，其備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何者？自京以西，近自許鄭而遠至唐鄧，凡數千里，列郡數十，土皆膏腴，古之賦輸太半多出於此。自兩漢以來，名臣賢守所以為民興利除害，溝洫畎澮之迹，往往猶在，而荆棘成林，無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嗥跳，而逃兵罷士之所竄伏。陛下所使守此地者，終無一人為陛下深思極慮，招徠流亡，以墾化其地。賢才良士以為此僻遠之處，而不肯往；陛下何不使大臣舉人而守之，親力而勉勵其志，屬以此事，而以此為毀最之課，不及十年，此將皆為天

下之沃壤臣故曰地有所未闢是以天下之民不得安其生也
臣又聞古之制邊備者外有亭障內有屯兵亭障欲繁屯兵欲
簡繁則耳目明簡則氣勢合今者邊境之患患在亭障之地而
皆屯兵以待寇至屯兵之處兵分力弱而不足以備禦夫屯兵
於亭障之地者兵必不能甚多也兵不能甚多則敵至必不能
抗而徒弃甲兵於無用此拙守者之計也然今之人又患夫屯
之不密而歲益增焉小屯不滿百人大屯不過數百城壘之廣
狹弱弓之矢可以越而過者往往是也然而前守之所城後守
不敢徹非不知徹也恐後之有敗事而以是為過也兵法曰善
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夫敵不知所攻非連臂
而守之也雖連臂而守之敵尚可得攻而絕也古之善守者置
兵於要害之地則敵人不敢過而為盜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
過人之城而又遇城焉則腹背而受敵此用兵之深忌也今國
家不料敵之不敢過吾城以深入吾地而懼敵之敢入深也夫

敵之過吾城以深入吾地是吾利也而又何患乎臣故欲收諸
小屯無益之兵而聚之大屯諸故小屯皆廢以為亭障嚴斥候
謹烽燧以為大屯之耳目置大屯於要害之地以形制戎狄高
城深池精為守備使可以對敵逾月而不陷制為諸屯使其相
去之遠近可以輕兵十日而相救臣讀古兵書戰國策未嘗見
有敵人敢越大城深入而為寇者臣故曰邊境雖安而非誠安
是以兵不得徹其備也臣又聞人君之於天下本非有情愛相
屬如父子兄弟之親也上以其勢臨下則下以其勢奉上二者
相持而行不相悅則解不相合則叛譬如草木之於地也託土
而生判然二物也有根而綢繆之交橫相入而至於不可拔及
其不相入也木槁於上而根不下屬地確於下而氣不上接一
夫之力可拔而取也飄風暴雨可拔而離也是以古之聖人於
其無事之時必深結百姓之心使之歡欣交通分義積厚而不
君相存於緩急之際昔漢之文景優裕天下時使薄賦斂寬田

相有罪矣當此之時雖天下和平猶未見其利及至末世賊臣
竊命國統已絕而天下之心猶依依不忍離漢者徒以文景之
所以愛之者者深而不可忘也 國家自祖宗以來至於陛下
四世矣陛下之所以深結於民者何也民之所好者生也所惜
者財也陛下擇吏不精百姓受害於下無所告訴則是陛下未
得以生結民也陛下賦斂煩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則是
陛下未得以財結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為吏之過賦斂之不
仁誰當任其咎且陛下凡所以用財者果何事乎上有官吏之
俸下有士卒之廩外有夷狄之賂此三者陛下未得省之之術
臣亦未敢以為言也臣獨怪陛下內有宮中賜予玩好無極之
費此何為者也凡今百姓所為一物以上莫不有稅茶鹽酒鐵
關市之征古之所無者莫不並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宮中
無益之用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無有司會不敢爭大臣不
敢諫執契持勅廷若兵火陛下外有北狄西戎歲徵金繒而又

內自為一筭以耗其所遺餘臣恐陛下以此獲謗而民心之不
歸也故臣願陛下日夜自損以礪左右痛為節儉以寬百姓捐
錦繡弃金玉以質素為貴賦稅之入獨以供不得已之費使天
下知戴陛下之德一旦有緩急則民尚可以使之無叛臣故曰
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止者此之謂也制策曰軍冗而未練
官冗而未澄夫軍冗未練則為無兵官冗未澄則為無吏古者
民多則兵衆兵衆則國強今兵衆而至於以為冗者則是不耕
而食之過也然而屯田之利是當今之至計也然而屯田之不
用則亦有說有兵而不可使耕一也天下須兵之地無官田而
閑田之鄉不須兵二也此二患者臣嘗慮之蓋亦以為無難也
有兵而不可使耕臣亦不敢強使也計今天下之兵一歲死亡
幾何而以其數募民為兵且屯田民自將有應此選者則今不
耕之兵十數歲之後其存者將有幾此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一
也天下郡縣未嘗無官田郡縣之無官田者將有之而官鬻之

也籍沒之田歲歲不絕舉而積之而田皆在官矣閑田之鄉不
過京師之西雖差遠於京畿然而車馳卒奔可以不過旬日而
至有欲用之可以緩急而召雖禁衛之兵亦可以循漢之故發
郡縣之兵充之替年而易京師可獨置天子腹心之軍數萬
人以制四方之客軍使之獨得不耕而食如周之環人漢之羽
林汝飛之類此又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二也如此而兵冗之弊
可以去矣臣又聞方今用人之弊有二吏多也吏雜也吏多之
弊輕吏雜之弊重吏多而不雜則賢不肖猶有辨也多而不免
於雜既費廩祿又不得賢也費廩祿則國貧不得賢則事不
舉均之二弊事不舉者所當先治也如臣之意且可使審官銓
曹密院三班分別天下之官其事之為天下之要而其地之為
一方之急者別之以為一等而使諸道之職司各第其吏之廉
明善事最異者而上之於審官銓曹密院三班而審官銓曹密
院三班即任之以此至於其餘不急之官則又為一等使碌碌
之吏以今先後之法占之此法既行要以世之庸吏必將群議
而聚怨然臣以為聖人之為天下不憚人之有怨心而惟問其怨
之當否今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下之人持上太過上以
其法御下而下友以法攻上之失是以在上者不敢有所興利
除害而惟法之聽法者上之所當用耳而豈亦使天下之人以
繩上哉此太甚也臣讀後魏書觀其始時天下用兵武夫悍卒
皆得為吏而當此之時吏道不雜何者其所用者多賢而不賢
者未嘗用也及其後世患夫不用者之多怨也是以崔亮從而
更之不問士之賢愚而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
而魏之失人自是而始故臣欲分而別之以為賢不肖之辨如
此而官冗之弊可除矣陛下興庠序於久亡悼禮樂之未備思
繼可封之俗欲隆階讓之節而訟未息深求其故歸咎在位以
為教化不足而法律有餘是以民不知避吏不知懼咨嗟怨謫
並興而不止思所以治之而不得其道臣聞善治天下者不必

有美名而有豐慶之實功不善治天下者其名不必不美而其
實空虛無益於事陛下自即位以來登庸俊良力興美政以教
化天下者於今凡幾矣慶曆中勸農桑興學校當此之時天
下以爲三代之風可以漸復然而學校既興農桑既勸而天下
之風俗卒何以異於慶曆之始今者陛下又發德音分遣使者
巡行天下或以寬恤或以減省或以均稅名号紛紜而出天下
又皆翕然知陛下之欲速爲治也然臣以爲陛下惑於虛名而
未知爲政之綱也且陛下以爲此數事者足以致治耶不足以
致治耶陛下設官置吏其職亦有治此等事者耶其未有耶臣
以爲凡陛下之所以分裂海內以爲郡縣其中上有守令下有
丞尉大有會府次有職司者凡所以治此數事耳今陛下欲寬
郵百姓以至於時命使者則是此等常爲暴也陛下欲減省均
稅而至於時命使者則是此等皆不可使也臣觀陛下之惑不
過欲使史官書之以邀美名於後世耳故臣以爲此陛下惑於

虛名也今夫諸道之職司是天下之綱維然尚非陛下之所當
擇陛下當擇宰府而宰相當擇職司耳天下諸道凡十有七一
道之職司少者三人而多者不過四人均之十七道者其替換
迭代不過四五十人也以士大夫之多擇四五十人而用之宜
其甚足今乃不擇賢否而用之至於有事則更命使者故臣以
謂陛下未知爲政之綱也夫綱雖大不知舉而何教化之能興
故臣願陛下興教化自擇職司始而天下可以漸治矣陛下戒
慎天災震懼日食淫雨煥氣江河之失度而思聞告戒消伏之
理推劉向之傳考呂氏之紀夫劉向之說五行事各以類感滯
於一方而不得相通呂氏之書隨其時月而指其必然之災異
其言皆迂怪而難信安足爲陛下道哉臣聞災異之說有二有
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有不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可得
而推者人之所爲也不可推者天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
不過盜賊竊發於山林戰敗兵破而不得復盜賊竊發是衣食

不足政暴吏苛之罪也戰敗兵破是任人不明將不為用之過也至於天之所為凶旱水溢蟲蝗霜雹日食地震星辰隕墜是安知其所由來哉譬如人之將病也五臟失據於中而變見動於四肢發於百體醫者切其脈而論其色曰是心病也肺病也是皆可也至於鬼嘯於梁指瓦於堂而動之曰是心也是肺也則可乎要以人之神明精爽消散而不充是以邪物得而干之尚何擇乎心肺之間哉古之儒者其論災異則皆有此弊也今使國家治強人民乂安和氣充塞於天地之間則天為之明地為之靜三辰為之光及其小變則天地三辰皆將虧缺而不寧頃者水自京城日食季夏江河淮汴汎溢為害地震生毛水變赤色此數事者使董仲舒劉向之徒出而論之必將指國政之一二以為其驗而臣以為不然蓋臣非以為不為災也以為天地之遠而至於為之變動此非一事之所能致蓋天下之政皆失其中是以其氣衰弱挫沮而不振以至於是以為陛下歷

數天下之弊而使陛下盡脩之云耳非正陽之月而伐鼓揀變說者以為非經然而要以脅陰助陽則雖非正陽而不為失當盛夏之月而論囚報重說者以為非古然而要以使犯法者無以繫之殃而民觀為惡之速及則雖當盛夏而亦不為非也陛下愍四方之未治而推其源於京師知淫巧僭差之失度而欲各為之節然而未獲所以禁之之術是以欲先治內則惑於何以為京師之言欲先摘姦則惑於不撓獄市之說今陛下任人使為京兆如得趙廣漢耶則安可以不撓獄市而拘其才如得黃霸耶則安可以不摘姦而責其效各隨其才而用之則可以至於治矣然臣以為莫若先之以猛而終之以寬頃者陛下之所任皆能猛矣而不能寬皆得其始矣而不知所以為繼之之術是以京兆之政大則斬戮小則笞箠歷歲百餘而終無有一人能以仁恕為治者故其民狃於刑戮而不知懼然而不先之以猛臣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夫強暴也陛下深採儒老之是非不至

於漢文漢武治亂之際臣聞老子之所以爲得者清淨寡欲和其失也弃仁義絕禮樂備者之得也尊君卑臣而其失也崇虛文而無實用然而道之可以長行而無弊者莫過於儒術其所以有弊者治之過也漢文取老子之所長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豐漢武取儒者之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老得失之辨也昔者周公遭變而作豳詩雖言王業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無罪是以謂之國風宣王北伐其事雖大而其詩非大雅之體是以謂之小雅故夫寬柔敦厚者大雅之風也慷慨勁正者小雅之文也以此推之則可以辨矣三代之時財賦之用有司掌之而豕宰特因其歲之凶豐上下而制其用度多少之節蓋亦如此而已至於有唐正觀開元之際猶委之郎官其後四方用兵而財用之間亦遂有權時應變之事郎官有所不能辦故立使以主之及其末世使又不能辦則又舉而歸之宰相是以李德裕之徒皆治其事以一有司之職而累天下之

詳四一七

八

宰由此言之則夫陳平韋賢之論有不妄矣若夫泉貨之輕重始於周景王而後有二品之差命秩之實始於魏武帝而後有六等之品水旱蓄積之備莫如李愬之平羅邊陲守禦之方莫如張仁愿築城圍法九府之名自天府大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歲職幣皆列職於周官樂語五均之義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均國則市不二價其說見於河間獻王之禮此數事者皆非有益於當世之務是以不足深論也伏惟陛下諮謨國事丁寧友覆終而復始不忍捨去故於制策之終則又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夫陛下丁寧激切至於如此而臣何敢不爲陛下申重其說今陛下憂思天下若此其至而其功不就者豈非無其人之故耶臣聞求賢不務變俗俗所不悅雖有賢者將不能自立俗苟好之雖天下之人將從風而靡昔太祖好武略則天下之猛士出而爲之兵太宗好奇謀

則天下計畫之士出而為之慮真宗好賢則天下豪傑之士出而為之佐陛下好文而愛儒則海內無有不學以待上之所使使陛下公卿滿朝進趨揖讓文學言語上可以不愧於古人下可以遠過於近世者以陛下誠好之也然陛下中夜不寐起坐而思之天下之事所未能舉者凡有幾何府庫空虛入不支出而不能均兵革怠惰驕而不為用而不能制閑田蒲野民食不足而不能闢河水歲決北人受害而不能救戎狄放肆邀取金幣而不能服陛下治天下而至使不察有如此者得非陛下所好非所當用耶狄仁傑有言文士中所為不足快意要得奇才之士與共天下乃進張柬之以代李嶠蘇味道而臣亦以為治天下當得渾剛質直不忌不克不擇劇易之人而任之如漢之絳侯條侯魏之賈逵鄧艾晉之溫嶠周訪唐之婁師德郝處俊得此數人唯陛下所欲用之致之朝廷之上則賢人益親置之邊境之上則惡言不至如此人者陛下豈不欲用之故臣願陛

下改易所好以變天下之俗則當今之文人皆可使為朴直之士陛下何懼而久不為也臣本布衣書生陛下授之以爵祿而又親策之於庭陛下整竭所疑以問之於臣而臣何敢不盡其中之所懷以輸之陛下凡制策之所以問臣者臣謹已直率愚忠竊揣而妄論之矣才智淺短不足以上塞明詔無補於聖明之萬一謹俯伏待罪然臣之微意所欲丁寧而致之陛下者終欲為陛下畢盡其說臣聞聖人欲有其富則保之以儉欲以其尊則守之以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勞欲得其欲則濟之以無欲此四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之利而人不以為貪極天下之樂而不為人之所厭者也老子曰聖人以其無私故能去其私由是觀之則夫欲樂其富而用之以奢者其富必亡欲大其尊而用之以倨者其尊必替欲享其佚而用之以惰者其佚必窮欲獲其欲而用之以肆者其欲必廢是以聖人處衆人之所惡而使天下無異辭然後全享天下之利而無所失故夫身享金

王不貴錦繡非以為受財也畏大臣禮小臣非以為尚賢也
鳴而起曰是不食非以為集事也去聲色放犬馬非以為美名
過凡所以深服天下而消其爭心焉耳伏惟陛下覽策之始以
無心憂懼之心則又覽其終以去其太甚消天下不孚之意二
者既行則大臣之所言者舉可以漸用而無弊矣惟陛下慎思
之力行之無以臣言為妄蓋臣之所見當今天下之事未有急
於此者陛下幸而留意天下不勝幸甚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七

